



同春集
七

書

廿六

~16
2401
7



和
2401
16-7



同春堂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書

慰金延之壽增起之壽興久之聯名〇與庵

浚吉等白尊王父大老奄捐館舍承訃痛哭曷其有極不思西日已暮每謂岡陵無涯庶得一日之便以畢餘誨區區日夕之願也天不憖遺遽至於此固知大運所關難容私慟而為世道為斯文自不覺西向大哭奈何奈何尊大人暮境在憂何以支勝葬期卜在何間路遠未即趨哭北望心腸如結

答金延之丁酉

向來數日之晤誠是浮生奇遇解携餘懷耿耿書
至稍慰此情此間猥承誤恩一至於此惶駭不知所
處相愛者何以爲教吏役之苦自來如許惟不失程
明道四字則足矣年譜勿急勿緩以期完備如何如
何

答金延之 癸卯

千里之遠尚使惠問風誼勤至感愧采深仍想年來
官况佳適慰浼不容言出宰山水縣讀書松桂林古
人所樂左右今得之可謂適矣其視吾家豚役役於
路傍全廢冊子工程實是黃鵠與壤蟲之異耳所恨

關河悠阻嗣音不易此爲悵悵連聞洛報大府公監
起居若起久諸令仕履各佳良慰人意而于天遽作
千古人福善之理舛矣痛悼奈何

答金延之 辛亥

相望悠悠一念憧憧不意尚使至承拜情札就想陽
復尊字履起居神相佳福欣慰之至不可容喻前托
狀事豈敢暫忘只是文字本來不長况此衰耗已甚
尋常書尺亦不能如意寫出如許大述作尤不敢容
易把筆曾聞有李勣者爲一蠹先生撰行狀先輩以
爲此不如無之愈深恐勉強草成不免後人之譏

又以此書蓋用愧懼鄭重而未敢強拈枯筆也刻事
已矣其喜甚前用大八分尤用歆聳并乞精印以
答厚意也惠鏞珍荷

答金起之

長夏多暑不情間感
時人方以
慶有以致
踴無且
延延寒
但願毋

答金起之庚戌

日者之奉如對隔世顏面驚喜之至祇今耿耿情書
遠墜辭意鄭重稍慰日前未洽之懷也僕今將渡江
百端在中空吟栗老舟行不忍終南遠為報篙師莫
舉帆之句而已千萬只祝益加慎攝以副公私之望

答金起之壬子

垂死中特蒙台慈尚書記存副以藥物之惠自非憐
恤之意出於尋常倥傯間何以及此感荷之至不直
為物仍想秋晚台廊廟起居珍崇益以為喜此間一
病支離苦無回穌之勢最是泄證將與相終始悶憐

奈何日者湖伯令公過訪媿媿於向來 兩筵事言
纔訖而台書至亦以此為教可想一時諸公盛意所
在為之感慨亡已自悼學識精忠不能開導 淵衷
逮此晚暮罪戾如山真所謂覓死而不可得奈何奈
何

答金久之壬寅

三陽回泰遠惟 聖體蘇安世道新好令侍歡仕履
勻膺洪福北望攢賀豈勝區區日者便中承拜令覆
札殊慰向來未洽之餘懷 聖考神翰實是世間稀
見之寶下土賤臣得之誠為大幸而况此所批於賤

疏者點竄濃沫 天章宛然而乃於鼎湖已遠三載
纔經之後忽入於賤臣之手其愴感慶幸有不可以
筆札盡者倘非令監宛轉用意又何以得此恨不得
相對展玩泣涕而抒懷也篆額亦到於諸工未散之
前得以完役幽明之感不可勝喻近聞朝家文象有
不忍說者未知畢竟將何收殺不敢以身退而心安
日夕憂煎爾

答金久之

便中承拜手札就想新春侍奉增福且得好官便於
覲行極以為喜第聞台座證候一味沉痾不勝憂慮

僕病隨齒加感慨徒切世變云云無所不有何緣奉
對討此多少唯祈日以古聖賢書潛心體究使體立
用宏以需世用以慰相愛

答金久之

俯詢禮疑蒙陋不足以知之本服不杖期降出繼又
降出嫁則當為小功大府令監與台昆仲其服似無
異也禮兩男各為人後則不再降其餘未聞有不再
降者如何

與金久之

光膺 寵擢士友勻賀然區區相愛之情不能無相

憂者存於其間蔡太學嘗言清陰老先生爵與齒與
學俱進今日所望於左右者亦惟是耳

蔡太學名裕後

答金久之 癸卯

竊意 永寧殿之制初只為正殿四間以奉 四祖
而已其夾室則只為藏祭器等物如 宗廟夾室之
制而已未必預為他日 祧主之奉而設也及 恭
靖大王祧祔之時權宜奉之於夾室殿後因之 位
數漸多而室宇愈窄理勢則然也蓋以朱子所擬定
者考之則太廟欲勿遷僖祖其西夾奉宣祖以下祧
主我 朝則不然既為別廟以奉 四祖祧位則又

爲翼室於別廟以奉 四祖下祧主尤與古制及朱子之論不同且朱子以別廟爲不可而其所以難之者只以立廟之偏位與棟宇儀物之不能如太廟之盛爲不可未聞以兩廟之嫌爲難也今旣未免爲別廟則當此添造之日毋寧稍大其正殿間架並奉諸祧位猶爲彼善於此何必更就翼室卑狹之地以爲苟且中苟且之制耶恐南學士俞令公之論爲得之亦未知其果如何都在台酌量也

答金久之乙巳

山林獨往城市眷戀昔人所譏每於黃卷中有味乎

斯語不料今日身當此境界然其所眷戀者或異乎昔所譏者耶病裏時發一笑不意台札忽墮此際滿紙情教令人有不勝其感慨者莊誦以還此心忽忽不可以筆札形喻也僕料外承求言 別諭力疾構思竭盡所懷深恐無益而有害日夕悚慄台須鑄誨其過誤處今雖無及後可爲戒矣每想台凝然不動深得事體非如僕者所敢望及瞻歎愧服而已

伏承 元子學業日進之示喜慶之至不覺神爽飛越如侍於香烟細氈之間也所祝台與副學至誠輔導以副神民之大望也曾知經一章已嘗涉

獵故受讀頗易其下則進讀幾番方能上口耶幸
乞因便示及慰此遠外之懷也

答金久之庚戌

祥時網巾既非禮文所載人各爲制誠如哀教先輩
謂用黑白雜駿爲網巾似可云而今未見有如此爲
者以白緣黑果似不稱用淡淡微黑之色無乃爲宜
耶今人或有因用喪時所著布網巾者亦未知如何
唯在量處

答金久之辛亥

音徽阻闕尋常瞻戀料外承拜手札滿紙縷縷實出

情悃三復以還恍如相對披晤也書中辭語若有不
豫色不似平昔和穩底意象豈世故多端邂逅感觸
自不能平耶令人爲之慨然不容已惟有靈臺一片
地反之而無疚足矣餘外悠悠不翅過空之雲爾今
日扶顛之望只台監輩數人千萬努力以答厚責

與金久之

長城書院曾享河西金先生數年前賜以筆巖之額
其地本傾仄不妥諸議久欲移建而遷延不果今夏
其院宇諸室皆爲兩壞將擬因此而移剏於去舊院
數馬場秋山之下清溪之上竹林之中工已始矣諸

儒必願得台標文以貢之其請甚懇台雖多事然豈無把筆之暇切望留神速構以惠也

答金久之壬子

垂死中一念每懸於黃閣不意承拜台辱賜手札撫存勤執事累紙所教又甚懇款感荷之至無以為喻仍想殘暑猶酷台勻候起居神相為福下情區區益用欣慰書中所示三復悽惋令人不覺涕涔涔下也雖以台監之至誠惻怛入告出劄反復懇至而猶未能得力不知此後復有何許事變耶安危大臣在何必淚長流一句聊以自慰而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八字

願為執事者誦之爾

伏承示諭向來浮議開釋靡遺不勝慰豁細讀台教字字句句無不切當以此相勉豈不幸甚沈使君誠孝出人每令人感動仲初在時又常稱其寬向年吾問於戶判大監曰某人云云乃是山城時事不知老先生論此以為如何戶判答曰雖不謂其善往返而亦未嘗以為不善也鄙生聞此入陳於榻前以為沈某若果有可罪之事則金某正論必先非斥之使不容於世而似聞金某亦不深斥可想其時事不大段矣云云出而即言於戶判則

答謂此實跡也云戶判想或能記之否鄙生所陳
前後雖多而其大意所執則不過如此沈使君所
言諸般曲折皆不能詳知矣寄惠三楹眷念至此
感拜無涯沈使君名被金公
壽興時為戶判

答閔公瑞著重大受鼎重持叔維重○甲午

祥後撤几筵在古禮無可疑者沙溪先師一家皆以
此行之昔歲不孝遭母喪亦遵行如此矣厥後聞象
村申相鷗浦趙相家皆終三年不撤云始知大家名
門亦未免承用俗禮也惟在僉哀酌行之如何耳

答閔公瑞大受庚子

浚吉再拜料外伏承千里馳人委問勤至三復教意
為之悲慰難勝仍伏讀先王父大人行錄俯仰存歿
想像興感有不可以筆札容喻者顧此所掩實非庸
陋拙劣所敢承當雖以婚姻之故有此委曲之舉而
竊恐僉哀大失商量也倘俟日後或可進益則庶不
負僉哀之望而自念衰病日欲死亡無日何能望竟
有所就也冊子諸件雖不免拜留而實不勝其難安
也

答閔公瑞大受持叔辛丑

昨夕鄭棻谷來傳僉哀惠札縷縷千百語披復十回

同春堂集卷之四
如承面晤欣慰不可言近聞 睿斷數三事大哉古
未嘗有也有 君如此而治不古若者諸臣之罪也
妖星之變殊可憂懼又安知天意益加玉成於我
聖明耶日夜默禱而已承聯床講劇進修日新不勝
歆歎顧此衰病志力不強雖欲勉作亦不可得只喟
然悽感耳

答閔公瑞乙巳

續承惠問良荷盛誼僕再昨陳乞浴之疏因 面諭
之教昨日入侍則 元子亦出坐真是曠罕之盛事
惶感之忱實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上教以元子纔

相見未及始學何可遽歸對以遲留數日進講數番
而後去矣

答閔公瑞庚戌

音書繹續未覺湖嶺之脩阻就想旱澇庚熱令旬履
起居神相增福欣慰之至實非尋常此間江榭初成
漁艇亦就地曰黔潭亭曰保晚獨來靜處已及一朔
足以穩過餘生而惟是憂愛一念日夕耿耿不知江
湖之有趣鷗鷺之爲伴苦事苦事元會事曾果有所
陳達而人皆言由我激之以至於此似亦然矣使吾
言而誤也誠可愧悔如其非誤而如此則天意人事

豈不大可憂懼姑矣今與後之公議而已至於蔓延無所不及將售一網打盡之計則豈不益可寒心不知仲台何以爲計入京待命似不可已如何如何序素知令公長於駢儷文字故敢請之而牢辭至此然則樂集序文何以托我耶可謂不怨之甚好笑須於暇日構惠令湖山增輝也退溪先生集暮年得此新件如獲百璧喜幸不可言暑雨更加愁重

答閔公瑞庚戌

前示別紙忘置本家不能細記良愧不敏朱夫子以爲元朝有公故除夕前數日行事不妨云云其文不

能詳記而載在家禮小註丘瓊山以爲履端之祭隔年行之未妥過元朝後行事爲宜此則似非墓祭之謂而墓祭似亦不異蓋墓祭本無定期故進退以行恐不至大妨今嶺俗多如此過時不祭之論無乃太執耶更詳之如何以鄙家事言之亡妻與亡子墓相去四十里有餘而一人可及行事於兩處不知令宅兩山所相去幾許耳

與閔公瑞辛亥

就有所懇去辛亥間先人宰新寧縣構一小亭揭退陶詩厥後頽廢矣向年李侯材吉爲其宰重修其亭

同春堂文集
令我作記而人事遷延李侯已禡其文字今始得就
茲以寫本煩托於令監幸乞一覽訖另爲行下擇好
板招善手使之十分精刻然後加以采飾擇命解事
軍官或營吏持往於新寧相其小亭形勢懸於可懸
處亦須行下巡行時檢看云爾則庶無差誤矣

答閔公瑞壬子

料外承拜令情問就想令體比前蘇健欣慰不可言
僕自前月初咳喘漸急呻痛日甚食廢氣消今則手
足浮氣又盛其勢急矣疏事固料其不靖而欲兼遺
疏一暴情悃而已其言雖未知如何而伐異之教則
冤痛甚矣一朝就木之後則萬事如浮雲矣此時誠
不敢以一字入城而感令勤眷倩手略暴

答閔大受丙申

瞻係爲勞情書至喜聞旱澇侍奉諸况佳勝欣慰不
可言此間百病餘生又哭慎老義兼父兄師友悲慟
何以爲堪聞其褒揚皆出盛論何與於逝者只益後
死之感耳無由對討多少臨紙鬱紆

與閔大受丁酉

殘暑尚酷遠惟侍奉仕履勻勝否承有美遷良慰此
間蒙被異恩至此惶駭不敢當未死之前一謝而

歸素心則然而百難交前誠不知所以自處也寒溫
飢飽自知斟酌雖是名言古人亦有以爲不然者蓋
指迷忠告豈得不靠於朋友幸須削去毛皮明白指
教使迷道者得免狼狽實君子愛人以德之義也敬
恭以埃

答閔大受 戊戌

承慰承慰卽聞 上秘密收議於諸大臣蓋屏出懷
慶事也似無見施之理矣其論雖未知如何而吾儕
槩是懷慶之徒愧不敢有論矣

答閔大受

別來一味瞻違惠札忽至具審多少情教感慰不可
言貴个之喪實是意外久知 聖上友愛天至得接
卹紙令人不勝感泣第未知 哀疚之餘 玉候其
無所傷否日夕耿耿書中誨戒良是良是然自是他
人事宜非病拙者所敢聞左右啓辭風采聳動爲之
歎歎第未免見褫使之如此實 聖上一毫未盡處
愚臣所進純粹二字誰能接續陳戒良可慨歎惟願
益勉以副士友衆望

答閔大受

南望馳情曷日忘之茲承初五書喜審秋晚令政履

起居萬福每於黃卷讀韓范事恨不同時古今人同
不同又何知焉比間得之輿誦實有不勝歎歎者然
更加珍重十分慎密無或致事過而悔至祝至祝僕
抱病久滯終遭大狼狽昨疏有虛名難副實病難強
八字自是真切語明將入三疏不知更有何指揮悚
感悚感

答閔大受

續拜情書未覺嶺徼之為遠仍想鎮撫有方夷情向
順區區之喜豈為私也僕今年衰邁益甚實不堪供
仕銓任雖解而歸去未易日夕憂懼若隕淵谷允公

遽當重任安保其無疵而如其至誠無私可質神鬼
不知畢竟將如何耳忠武碑役甚盛甚盛托名其間
豈不榮耀第接應呻吟實無把筆之暇宋東萊碑石
磨琢以待已過數月而尚未副勢將得暇長弟以副
來使姑還之

與閔大受庚子

吾地主趙侯意外不淑其明敏才譎清白勤謹猶是
餘事忠孝友悌可謂出於天方喪六年如一日今古
所未聞身歿而無衣可斂妻子未免凍赤計出而境
內婦孺皆流涕收聚碑直之際皆有後予之怨爭先

而至此觀之雖末世德之感人亦易矣可惜可惜

趙侯名爾翻

答閔大受

別紙縷縷謹悉盛意洋尹職平日相期待豈偶然哉今番事出之後聞有人言甚騰而猶未知其所以也心常以為此人素多人謗有些苗脉易至紛紜何遽如人所云云耶豚兒處亦貽書俾無妄語矣頃者始得見其抵許正樹書其中貳宗卑主孰為之長宗於何徃係國倫綱等許多論說無非海尹善之大文而海尹為其注脚也且許則無論其見之是與不是只

論其禮制而已無它意也今乃以此岌岌危險之語慙患之使生出無限不好事何歟其意所在誠不可度其與海尹通議共事則自非目見豈知其必然而海尹之疏若出於其料外則見其凶言豈無驚愕之心自悔其先發之妄而乃復抵書李承宣諱復尋前說無所顧忌亦無一語驚駭尹疏之意益助其凶啖何歟其徒如馬橋擲者出而鼓說於勳宰諸家必欲嫁禍抑何歟吾心所大疑者惟在於是耳至於權譏疏之害甚於尹疏則固也錫爾諸公峻論何可無也第以權為欲殺吾輩而發則吾知其本情必不然也

人或以僕緩權移攻頗急則可笑之甚也昨與尤會
聽其所論於泮峻甚示以斷絕之意聞哀氣質之病
之說甚不樂而其緩於權有倍於僕亦未知其果如
何也聞泮再有書於僕而前書則不得見後書則見
之而於心有疑不能斷其本情果如何也方無以為
答此紙須示興宋奎周橫世輩回教為望噫豈料其
至此耶非渠之不幸即哀之不幸而世道之不幸也
奈何奈何

答閔大受持叔庚子

僉哀累紙情教玩繹再三恍如面論多少欣慰不勝

言僉哀之意豈待細教而後知之固已料其如此矣
僉哀忠厚懇惻之心友朋切憊憂慮之意固各有其
道而最可怕者中間浮議與激論終至於使黃生被
臺議可勝悶歎僕之孱見常以為尹疏之餘波固可
深憂然上意既定大綱既整之後則置之勿復論
惟為國事之當為者使元氣益壯外邪自絕恐為得
之試以癸未事想之方三竄既去栗老召還之際一
邊種種之說豈有帖息之理其憂端景象必有萬倍
於今日而栗老之歸初對即請放三竄以為鎮定消
融之計渠輩碎細餘論不曾掛之齒牙置諸念頭非

同春堂集卷之六
謂其保無後患也恐是道理如此今何必過有所慮
或致增惹也今見尤台之答如許尤與草其高見遠
識必非我比我不敢自以為是也僉須平心細量以
教我且自處也已卯諸峻論者何嘗非這邊人而論
議之過至以靜菴忠定諸賢調劑之論為姘耍靜菴
被劾忠定補外以今思之果如何也相激之患吾甚
懼焉

答閔大受 壬寅

前覆未達後札又墮仰審新正一出而正議其効甚
大令人欣聳感歎有不可勝言今日事實有可痛哭

流涕者願令公姑停省掃之行久居其任竭誠匡輔
則從古元無不可為之時况奉戴我 聖上豈無展
足之地耶此言實出所肺

與閔大受 甲辰

僕之身世至此衰耗日甚可悲可憐公山舊校基幸
而得之將以來望日發引廿六永窆耳頃於錦江舟
中邂逅伯氏執手悲咽脉脉而別至今悽黯難勝載
邇令公亦邂逅同寢討盡多少話至以朱子為不必
盡是不必盡從云爾則到此無復可言然此似為畢
竟解惑之地姑竢之其好處自有不可掩者令人益

用愛惜也載通徐遠字

答閔大受

前月廿七日手札今日李氏嵩价寄來就想歲窮寒嚴台旬履起居神相佳福况此瓊膏珍劑遠及於垂死病身自非台高誼至悃何以有此驚感之至實不可以筆札形說也此間忍過窆窆誠非人理所可堪者只羨鄭判府猿腸先斷冥漠無所知也其清慎愛士至誠憂國世豈復有斯人耶每思之愴涕喪禍之餘咳喘唾血日甚一日醫言非瓊膏不可為矣未得之前如有所恃者存既得而無其效則亦將奈何真

可謂背城之戰而造化兒主之吾何知焉星變異常良可憂畏而但聞宋以穎荆楚真人之說願少須臾無死第在我者無一可恃將何以為之台之間鍾臥起雖未知事業幾何而然台豈可久於外者一念耿耿向來不堪憂悶敢進一疏自謂極言竭論而批下在數十日之後其不繫於聖心審矣淺薄之誠庸拙之文欲少效匡君之枕者其亦不自量矣伯季遠行之餘皆得好歸團聚之樂可掬而少一人之數亦可想矣縉城

答閔大受乙巳

兩生至承拜台手札且扣春來台旬履起居之詳如
得對晤於寬閒寂寞之地欣慰之至實非尋常比也
此間頑喘苟存百疾交侵在世一日卽苦惱一日重
以天時人事日入艱危將不知稅駕於何所寢驚夢
愕直欲溘然無聞知而不可得奈何奈何曾知台連
遭一家喪禍絕塞羈懷尤何以爲堪爲之奉慮區區
千里送奠及於此間幽明哀感有不可勝言者祭文
不忍取看可想老僕情抱也悲哉悲哉兩生遠來實
是台鼓舞之效愧僕非爲人師者賴有尤台在耳瓊
膏服之殆兩月而顧鼎器已敗神丹妙劑亦難施其

通靈之功然不無一分扶持之力二百五十歲分送
之教令人不堪捧腹欲加得之豈有量哉但不敢請
世味支離亦可憂耶好笑好笑

答閔大受

北望瞻戀何日而已承此前月廿九日書就悉累紙
勤教三復以還如對慰浣仍想八千里行役歷盡南
北邊境此是什麼筋力什麼精神布澤宣化必有大
異尋常者令人欣聳無涯也僕正是飾巾待盡之日
豈復旅食京華之時而感激 異恩黽勉到此私計
狼狽有不可言 玉候穌安心學頻講此實 宗社

莫大之慶幸而只是諸賢迸散伯氏又出於我來之
後涼踴益甚無與開晤奈何奈何亡子初暮漸迫方
寸尤不能自定不出晦初當復南路無由一會悵結
而已

與閔大受

向來召對頻頻連講心經自 上學問超詣議論精
當非復昔時之比入侍諸臣無不歆服贊歎近十日
又不開筵似聞有暑感與 脚疼等微恙云大槩大
臣每請 勿頻開筵專事調攝難望緝熙之功一暴
十寒無如何矣憂悶奈何輔養官講學等事時未及

始蓋緣諸官辭免不止故也竊思台不可一日不在
朝實非阿私之言而遷就至此亦時運所關也咄咄
奈何

與閔大受

數日前略陳小劄論 君德不無其效第未知其效
之長短果如何也諸公頗喜幸領台至作詩道喜其
詩云多君前後進忠言更有新緘感 至尊香案片
時章牘盡向來誰道萬幾繁云云劄語錄奉評教之
凡可陳告者雖遠善思指教至佳至佳頌太和鄭

與閔大受

同春堂集
彛仲頃除開經僕於筵中啓以文學之士宜置經幄
不可遠出並論北評之當召幼能之不可棄自上
命叙幼能許召北評而大臣啓以方授試官過後可
召云幼則其夜卽逃出圻郊令人愧恨心甚不安也

與閔大受丁未

向聞七臺諫二承宣竄拿之報此實 國朝以來所
未有者雖謂之小士禍可也妄以爲 聖明過舉無
大於此吾雖遠屏義不可不言敢陳所懷竊附於匡
救之義季令讀之以爲不必爲而爲之且必招人怨
毒非細也疏入踰月尚無指揮而黃姓人之疏遽出

巧詆醜辱無所不有而且聞仇怨溢世人思按劍至
於夏賢親事到處見敗不料世道人心一至此也自
悔其不識時義妄言取禍亦無所逮方上待罪疏從
此迹絕朝端疏斷公車此身亦覺閒靜而且服持令
之見明甚矣持令 特叙特授承宣天地造化誠非
小人之腹所敢測也聞刊書甚多喜幸不可言無紙
未卽印來深歎深歎願賢遠小字

與閔大受

昔聞清陰在豐山寄其姪承旨公書云一家豈有兩
間人此言似亦有味爾時閔公兄弟
居鄉里

答閔大受戊申

褫中承拜情札就想春令仕履起居住福缺二不容
喻僕衰病添齡又哭沂台益無意於斯世也奈何且
念季令當此艱虞受重任其何以副上下之望耶尤
可憂懼諺云臺閣之讎終其身銓曹之怨到子孫此
固然矣然一向以是為畏則又何以恢清議衛世道
耶

答閔大受己酉

庭請蒙允此實曠世所罕之一盛德事有君如此
復有何憂若其世道之未升者則諸臣之罪也可懼

可懼泮書緣眼病僅僅寫去尤不成貌據極可愧時

菴請復神德王后廟享百官繼而庭請

答閔大受辛亥

所示禮疑蒙陋不敢容議第有平日所商量者何敢
有隱而不以告耶數十年前僕亦作此見解尤台之
意亦同矣厥後有一士友力言帝王家事不可輒引
為證且通典諸儒之論以為父死未殯而祖死則其
子以其父未及殯如在也不忍服其祖以斬只服本
服云况其父雖廢疾尚生存則何忍遽服承重服也
只宜以本服攝事為是其言似為有理不欲仍主前

見且考朱子書奏藁後鄭說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
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云云則所謂與帝王
家事不同云者亦不爲無理未知果如何不敢質言
恨不及奉質於諸老先生爾

答閔大受

洪掌令僕亦有分聞其家禍爲之慘然題主之疑恐
父主子喪祖主孫喪之例爲宜以備要之意言之主
面書名似當昔亡子葬時尤相臨會力言當書名鄙
意以爲既書其職雖不書名似無所妨竟不書之不
知其果如何也祖在孫喪禮云中一以上而祔洪丈

家似當用此禮矣

答閔大受

府吏來承拜十四日惠書就悉多少教意欣慰不容
喻第有明日賑畢明明乞浴之示令人發大笑卽今
民之飢死將萬倍於已往朝家救之雖如救焚拯溺
恐不能救得一分半分而台自以爲事業已竟便有
浩然之計台尚如此則他復何望憂悶無涯尤台復
入閣仰惟 天意實非偶然而深恐畢竟歸虛公私
憂慮而已墓表文字陋拙可愧設或不棄應多可改
爾

答閔大受 壬子

栗谷先生碑碣事未記前日所商量者如何精神極可憐今對李上舍槩聞多少曲折此事如庸陋亦及與聞先輩所論舊文雖或不滿於諸意月沙守夢諸丈相與講訂略加修潤稟議於沙溪先生以入石僕稟於老先生曰此碑文大不合於栗谷先生將如何老先生答謂雖然自是竒文今乃全棄舊文而改撰之竊恐甚重難不可猝然也雙峙之論亦甚新奇恐不穩不可為也鄙意新石前面一以舊文為刻後面更作一文字略有所論述並及盧夫人行蹟無乃為

穩耶惟在諸賢更加詳議以求十分是當之歸至佳

與閔大受

病中忽記乙亥丙子間金仲文為獻納詣臺傳啓後忽有掌令宋希進拿推之命仲文將再啓請還收院吏以無規例難之仲文怒叱曰臺諫惟觀其所遇事如何如遇緊速可論之事則雖一日十啓何不可之有遂論之每自詫其時事得臺體且謂宋丈因我得免福堂云 仁祖大玉亦不以再啓為非甚 盛德也今日之事與此不同至為定制俾不得再啓則深恐其後弊不少可念

與閔大受

昔聞尚相震為圻伯人或謂成聽松兄弟可登之薦
刻尚公答謂此兄弟何可以一才一藝早作名目只
宜厚加培養以俟他日云古人之風流見識有如是
也今則雖如台監大有遜於尚公無乃亦坐稽古之
力不足耶一歎一笑時先生孫炳夏被薦故云

答閔持叔癸巳

問若以喪事及不得已而出入則途中哀至而哭
未知如何或以非奔喪而道哭近於野哭為非或
云若在旅次則可哭何以處之

途中則不可旅次或可然亦在斟酌也

問路中或旅次遇所知則哭而受弔如在家歟
禮譏野哭路中則不可旅次則似可

問入親族家相弔如在家之禮歟若在親族家有
來弔者亦如在家受弔之禮歟

兩條當然

問禮有庶子不以杖即位之文所謂位者弔與奠
哭之位歟不敢杖而即位則只可杖於廬次歟
受弔與奠哭之位不敢杖也然此是古禮家禮似無
此意今恐不必然

問看山及省墓時過先隴則展拜之禮未知如何
或云去杖而哭哭而後拜或云以出入時所著方
笠生布直領衣展拜而不哭兩說如何
以出入時服展拜而去杖而哭哭而後拜似當然在
遠祖墓亦不必哭恐又斟酌也

問卒哭前若遇節日則於朝奠無設節果時羞歟
或於上食後別設酒饌如朔望之禮乎葬後則無
朝夕奠於朝上食無設節果時羞歟
上食後別設恐當曾質先師謂然

問擊蒙要訣云既殯之後婦人依前位于堂上南

上男子位于階下其位當北上若以喪事及不得
已而出入則出告歸拜之禮亦行於其位歟抑詣
靈座前行禮歟

詣靈座前北面哭禮有明文

問喪禮備要虞祭主人以下入哭條註云皆入哭
於靈座前其位皆北面丈夫處東西上婦人處西
東上然則虞祭時男女之位皆在堂上歟虞後朝
夕上食時位次亦如虞祭之儀乎

當然

問發引時男女之位一依殯後之儀而無變歟

同春堂集
四
當然

問世人於親喪發引前諸子諸女各具盛饌朝夕奠外別設一奠如族黨朋知致祭之儀以寓永訣之情此非禮書所載而時俗循以爲常蓋父母在堂也初度之辰上酒爲壽遠行之時奉饌以送此固人子事親以飲食忠養之一節也至於既沒之後永遷有期則終天永訣之痛有所不忍而欲以酒奠小伸至情者亦其情理然也但嫡子既奉饋奠則又不可別有奠庶子不敢自祭則似不得各自設奠未知如何

誠然誠然如祖遣奠虞卒哭等祭諸子輪設而嫡子主之恐穩今士夫家亦多如此行之

又問如諸女則夫壻主之似不妨也似然

答閔持叔甲午

問女子及諸孫之服期者禮當除之於練日而但行練於十一月則彼服期之人無變禮否十一月之練只是夫爲妻及父在爲母欲具三年之體例也他餘期服自不當變

問練服一節備要有二說其一只練冠與中衣衰

同春堂集
裳則改而不練爲無違於古禮其一從家禮並練
衰裳亦不爲無據未知何所遵焉頃日稟及此禮
於允菴丈席以從家禮換練爲答第念古禮無所
考則已既有明文倣古亦宜伏乞斟酌教
喪服圖式卽朱門嫡傳之書鄙意從圖式恐宜如何
如何

問喪禮服制袂下註云袂用布二幅其下又云各
縫連於衣身之左右然則左右各用一幅耶抑左
右各以二幅爲袂耶

左右各一幅也古者布廣必二尺二寸故衣身及袂
各皆二幅取其縱橫正方也若吾東之布則其廣至
狹必須連幅用之然後衣可以容身袂可以從手而
合縱橫正方之制或言連幅非古制不可爲也不通
之論也此說已載備要

答閔持叔乙未

鄙意非欲擇丁日從吉只謂此事無可限制勢當從
俗以初丁爲限而若行禮者然以踰月爲吉祭之限
而已至於哭除則心可除者恐不必創制此事元
非大段只略存限節而心不必別立一制也所謂吉
祭之限則不必俟初丁只從踰月以來朔爲限亦似

不妨蓋吉祭或在禫月之內則元難為定只以徒月
為期未知如何○沙溪先生曰禫後食肉飲酒於禮
為合復寢比酒肉為重故在吉祭之後也又曰按雜
記疏祥後有六服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訖素縞麻
本二也禫祭玄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縞冠四也吉
祭玄冠朝服五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今攷此禮祥
祭著微吉之良祭訖反著微凶之服禫祭著吉服祭
訖著微吉之服以至吉祭後復常以合禮意○問父
在母喪既行禫祭
月則當於何日復吉耶禮有禫後踰月而行吉祭復

吉之制此亦倣而行之耶先生答曰來說得之

與閔持叔 丙申

慎老之疾已不可為而見其神彩清明有加平昔學
之力也可敬可敬自古待賢例有醫問之舉而今則
寂然想朝家多事未遑也可歎

答閔持叔 丙申

成奴來得兩書備審多少消息欣慰不可言試行果
免否日夕懸念此間呻痛不止神氣未蘇似此形勢
決難遠行方欲就調山居稍間則必欲於念後發行
一向委憊則無如何矣西南變異曷勝驚駭不知何

許禍機伏於冥冥而天之示警至此耶漆室之憂有不可勝言者權讓登第喜不可言此人其外似詭而其中實良志槩不凡殊可尚也

答閔持叔

前書未達即得前月二十八日書具審多少示意慰浣不可言此間塊處山齋百慮成灰只有憂世一念耿耿中夜陳情小疏不知指揮何如眠食爲之不寧見示疏本良喜其補袞誠切爲之感歎無已文字間或不無疵類幸乞益加勤勉毋存自足之念也職任又甚不輕千萬努力若其自處之道恐無如山水縣

松桂林也

答閔持叔

盛疏屢見良喜况得優批尤可慰然小臣如許累瀆亦覺惶猥如有意於逍遙閒地則尤不必乃爾也如何如何今疏文字良好豈其漸長進耶愚老疏劄論者謂近古大家數者皆無及須熟看如已語恐好似聞弘錄又將新抄無乃左右未免否一家兄弟聯翩盛滿殊可怕擇仕間局要免要地勢不可得誠如聖教吾每願出宰閒縣仕優而學者意非偶然也

答閔持叔丁酉

歲華忽晏北望懷戀曷勝區區褫中承至月既望書
繁審當時幕况粗安欣慰不可言信後事未聞爲鬱
此間虛紆寵榮實是可愧之甚每書有責望過重之
語殊非平昔相悉之義也惟侍講書筵日覺進益
之效誠不忍便訣而北人將至蹤跡不便心有所不
樂今將陳疏乞歸不知聖批如何一倍撓悶鄉山
高卧者真聖人也

答閔持叔

明禮便至承拜惠札奉讀以還愴感悲咽益無以爲
懷不料臨死之年遭此慘禍無非福過罪積見怒神

天之致餘生子子更無所依之地茫茫穹壤痛冤亡
極生平慘切之喪亦豈不累遭而猶能排遣得以支
持今則排遣苦難豈慘切之甚未有斯比而亦學力
不進血氣已衰之故也可怕可怕

答閔持叔

連作書付褫矣不知皆達否殘暑尚酷一家安否如
何戀戀今日移御之舉果爾也否外侮內憂一至
於此國事將何所底止思之罔極前歲七月旬後有
恠風之變僕在京上劄略論修省之意今年北人之
侵辱恰在其周時亦異矣

與閔持叔

久知左右會有此行亦未料早敗至此然塞馬得失
又安知造物之意耶千萬自寬慎飲食節酒醪隨地
盡職隨暇讀書以增益其不能以慰高堂遠思幸甚

與閔持叔

北望歸雲千里渺渺病人心弱實有兒女子之懷今
日方到何處幾時當赴官次一念耿耿寤寐難忘雖
以樂靜公之操履或云歸自愁城常度少變蓋其血
氣既衰屢遭震薄而然每思之痛惋尋常期待於左
右初不下於靜翁而盛壯之年學問之篤動忍增益

宜有驗於容髭吾將待君之歸而刮目也

與閔持叔

偶閱明道先生行狀有云先生自監察御史出為鎮
寧軍節度判官事為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
與辨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
其慢已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
事少未安與之辨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
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云此殊可法故書去曾聞清
陰楸灘皆經是任先輩遺跡必有可尋知者須踵前
美以行所學以慰邊民幸甚幸甚

答閔持叔

鐵原安邊北青三處書長弟遞至稍慰此懷想今已赴任所對長白臨豆滿意思如何神氣亦如何吾生編邦曾未辨壯遊者不無羨意爾文翁之志尤可喜備要吾所看者撤送之問解諸少各皆借去近思釋在尤菴從當騰送紙債送來則尤幸也

與閔持叔

先師謚事諸議皆謂文敬非不美也而文元尤稱於氣象德行既在副擬則似無受點之理不獲已僕猥進一疏陳之既賜溫批俄以副擬文元點下聖

德罔極鄙疏想仲氏瞻送也近緣此事京鄉浮議不勝其繁末世事良可歎今幸已定可自消矣

與閔持叔戊戌

雪霜雨露總是天工造化豈容人力於其間卽到門外陪大府及與伯仲團圓相賀而惟是屈指歸期必在吾歸之後燕鴻之歎不可言喻然比之塞北數千里外豈可同年語耶惟祝行李慎重歸朝益懋

與閔持叔庚子

諸公之疑權深恐其過情權之本情不過重彼之死惜我之歸此外必無它念而其文字荒雜不成倫理

使人見之心跡判若兩人而其弊又有不可勝言者
可笑可哀亦可慨歎無窮也豈時運所關莫之爲而
然耶權之天稟雖日撻而求爲小人亦不可得錫爾
諸公以亡狀小人目之豈不冤甚吾言非誣爾

答閔持叔 辛丑

問祥後黑網巾與白笠甚不觀合蓋白笠視黻冠
純素黑網視縞冠反吉吉凶相雜稱用不安問解
以白布網巾爲駭俗而有白黑鬚雜造之教而此
制之駭俗反甚於布巾故昔年母喪祥服以白布
作網巾用之仍稟于座下則答以無妨人之見者

亦不以爲駭今擬依此爲之未知果如何伏望下
教

用布似亦不妨但祥服純素旣非古制麤駿之造視
縞所爭幾何恐不必太拘拘也如何如何

答閔持叔

下教謹悉祥服純素實非古制從俗用網巾無甚
不可而但前喪旣用布巾到今有異似有輕重之
嫌且有有其舉不敢廢之義未知此於義理無妨
害耶更乞下教

以彼以此恐皆無大段者唯在酌行之也

以古禮吉事從近日同旬行吉祭之意論之初丁行禫初亥行吉恰當無可疑者但示意曲折亦合情勢以家禮卜日之規言之初中不吉則退行下旬亦無不可鄙意禫事初丁若退則無寧又退於下丁吉祭用下亥似宜如何如何惟在財量以處之○晨謁之禮以隨主人之文觀之無主人時餘似不敢獨行而以出入之儀言之雖無主人餘人亦有拜辭之節且以象生時論之亦無不可獨拜之理如何如何

答閔詩叔癸卯

楊羅並舉非不思也而如尹黃蔡真諸賢亦豈不可祀一時並請多人有所不敢延平則就其中最似精粹故鄙疏中有當祀而不祀者不為不多而最惟延平云云之說未知果如何東還封事中陞黜之論頗多而似多可疑與主事問答中說及延平云而箴在趙完培家不及借見愚老嘗有論而嫌不敢引鄙說孤陋豈望得施只欲追周行人後風耳

與閔持叔

頃在廣陵得禮判書以周木所奏未考其出處為訝吾亦不得明記但請考見延平答問矣不知禮判已

考否性理羣書中載滄洲精舍釋菜告文熊注謂以本朝六君子從祀而延平不與故意謂告文中雖舉延平傳受之意而從祀則未也疏中不舉滄洲事近考延平答問及大全語類等書則滄洲釋菜延平實與焉孤陋可愧愚翁每謂羣書熊注多錯至有不成說話處可一掃而去之云今而後益知其言之為可信也朱子捨置他先儒只以延平從祀於六君子之下其意豈偶然哉而中朝與我國尚不陞享於兩廡及今猶以創始為難則吁亦異矣中朝祀典與我國不同者多重峯先生諸說可考也今何可一隼

以為例耶延平書質懇精切在初學尤為緊要可騰留一帙熟讀精究體驗充擴則其效豈勝言哉洛下如無此書後便當送也此紙可示禮判否

與閔持叔

昨見統制書令我寫送忠武祠賜額此即左右曾在王堂時所啓達者云信否不知藝文館已備呈批下否以何號批下耶并其年月詳示之為佳

與閔持叔

此間崇賢院並享文翼公冲菴圭菴沙溪四先生諸位皆書謚書別號圭菴新有謚今將改題而獨文翼

一位不知別號不能與諸位一例并書考之碑文亦無所著可訝豈此老平日本無別號自標者耶抑有之而孤陋不及聞知耶如見一運令公可以此意問之也西學四字寫奉可擇用否

一運鄭參判萬和之字

答閔持叔丙午

一日四書欣慰十分僕作行第三日今午入謝即蒙賜對天顏溫粹語意懇惻感激之衷有不可以言語筆札形之也末終以隨行之意懇懇下教對以今日始得赴謝逋慢之罪方深何敢遽陳情勢縷縷多言耶當於後日仰達且問尤家病患甚懇令人感

泣矣

與閔持叔

向見宋哀昌書則云庚子四月因禮曹啓辭承命往赤裳考實錄則貞熹王后之於睿廟文定王后之於仁廟皆服期以此回啓云云蓋其時禮官之意欲趁未練前考實錄祖宗朝所行果三年也則練時仍不除而行三年之制也而祖宗朝只行期制故其時亦仍行期制矣國家典故實然而朝廷遵行之此何與於吾輩而攻之至此哉至於告宗廟頒八方之請則隱然以逆律斷之也慘矣慘矣渠

同者堂先生書
輩今日雖不得售其凶計而安知異時無得售之日
耶可怕可怕

與閔持叔 戊申

令公湖南之政甚有聲此來人無不想望者盛名之
下其實難副者真是格語而守宰之治於彼而不
於此者亦多有之吾為此甚懼也如屠牛一事禁令
未及下而村中自不敢為云凡事如此則其何幸如
之然聞在湖南時嶺下則屠牛之禁不能及云威令
之遠暢誠亦難矣想此道則比湖南幅員似狹凡百
必易易耳如懷縣則凡係公事不可饒貸而若風聞

之事絕不宜遽加之也

答閔持叔

親舊酬應誠是不易無者不得給有者雖小答書以
謝於理為得金案言於我曰金起之為廣尹京中親
舊酬應極繁而有無隨宜答書如流未嘗一有皺眉
之時云曾不料此人度量如此每用嗟歎耳先賢墓
在道內者未知其幾處試令各邑校報則可知也少
時聞守夢為方伯致祭云不知厥後更添幾處也如
所示猶賢乎已然莫如親奠或遣其本邑守祭之則
如何可更商量也洪之成公故宅令人感動倘如所

示何幸何幸似聞其地一半是成公宅一半是崔鐵
城宅云果爾則亦奇矣更審之如何成在洪州故

與閔持叔

前書照否至後寒嚴不識方住何所旬候如何此間
頻侍 講筵頓忘已病漸危此亦失性處耶每覩
聖學日進時有所教超出於常情之外諸臣相顧失
色皆以為非庸陋講官所敢及喜慶不可言而只是
憂虞百端尤台已決歸意奈如之何從此吾之狼狽
益甚悶不知所出耳

與閔持叔

近日連以啓覆入侍仰觀 天心和乎中正仁厚藹
然啓覆中十四人得生此實前古未有之事羣情感
服欽歎吾語人曰自古人君未有仁德如此而危亡
者可無憂矣 書筵講讀奇特筆札尤難形言也

答閔持叔

問六代祖祠位遞遷奉安於清州族祖家甥之展
謁時欲以酒果薦獻昨已面稟承教矣更思之今
行已為設祭於墓所又於家廟行祀則似近於瀆
未知如何伏望更思裁教

示意謹悉每歲四節日既行參禮於家廟旋行節祀

於墓所僕嘗疑其瀆稟諸老先生答以其地既異兩行不妨據此言之今日行事於墓所數日後設祭於家廟恐無不宜唯在參量

答閔持叔

問此行歸省先墓當在端午後當別具酒果設薦然則當有祝文耶祝文恐不敢如何且若值端午依禮參拜似不當自主亦如何伏望下教別具酒果則告辭去孝字而爲之恐不可已墓事似亦與家廟有異矣如值節祀則祝文以孝子某在遠使介子某敢昭告云云例也須更量之

答閔持叔

卽得初二在文義書就悉多少示意欣慰不容喻僕衰病精力實難出入筵席而比來召對甚頻聖學日進此時決歸誠有所不忍者黽勉遲留其間豈無嘉謨密猷可以裨補國家者而只愧精神言語無以感動聖聽亦係大運姑竢之尤台歸意日催亦未知終果如何也

與閔持叔

尤台已入城仲台日就而講議前頭凡百想使人拭目而玉候適未寧恐都俞有不易者爲念病拙僅

同春堂集
僅支遣而數日前一日 兩筵并開心甚喜聳忘死
生而皆入侍以致憊頓益甚可憐可憐時宿於闕下
直房以便入講而傳食又難昨夕出來城西趁歲前
欲往掃廣坐樹表仍謀下去蓋尤台則精力完健僕
則孱疾如許一留一去理勢宜然而亦恐 聖明未
盡俯燭日夕憂悶 兩筵侍講之際亦有不忍便訣
者常以東方億萬年無疆休爲頌耳

答閔持叔已酉

錢穀甲兵皆儒者事承以此爲苦恐非真儒之心惟
隨事當理爲宜而此甚不易吾人用力合在於是矣

朱書與近思常讀之以爲澆灌心胃之資幸甚幸甚
老拙衣食藥餌之艱誠如來諭然亦隨分安之而已

與閔持叔

近卜一山於文義地黔潭村絕可愛去鳴灘十里而
近近日再往見之吾欲卜後事於此而但白虎邊稍
下耳然江山絕勝可與獨樂合江相上下欲築小亭
於此月艇烟簑以送餘年此心甚非偶然而必須多
買民田然後可成家貧謀拙無以爲計可歎可歎

答閔持叔庚戌

音書繹續未覺西南川路之脩賈欣慰不容喻第悉

多少示意爲之感慨不能爲懷今日事惟有退藏爲
長策深恐他無所爲也須卽解官來卜於公燕之間
與我爲暮境相依計至佳至佳僕昨日來宿挹灝今
日順流回舟方向黔潭長橈短棹來往兩亭其樂不
淺雖被謗訾亦不可恤矣

答閔持叔

承重孫祖在母喪先師之意似謂一如父在母沒而
議者多以爲無明文不可如此其言亦似有理疑不
敢決勢須姑服本服以俟後之君子耳

答閔持叔辛亥

注山便卽至承拜前月初七日惠札就悉多少情示
歲序忽改衰年百感實不可堪最是經幄舊臣每以
堯舜三代望於 聖明而近日事殆不翅唐德宗李
長源之問答矣竊恐將不免千古之譏笑悲惋不可
勝又不知前頭人事之更如何日夕憂悶但付彼蒼
之處分而已

答閔持叔

箕子墓三字分明是韓筆而其小字則似非也箕子
井三字則又分明非韓可訝兩紙還送可并作小簇
以惠也

與閔持叔壬子

仲台遠寓深峽再賜手札且惠乾荀情誼勤篤感荷難喻病中每謂此台深居靜養收拾神氣出爲當世之大庸而向聞其酒事甚過顛倒喪儀無復剛制之意云聞來愕然失圖深願其日課近思朱書等書用力篤確以副此區區之望將死之言或有所取此紙因便傳送精神昏眩不及別書耳

答李仲羽

翻季羽翊○癸卯

料外周吏來承拜僉情札欣慰之至况審新元僉侍奉仕履增福益不堪瞻賀之忱僕病隨齒添萬緣成

灰只有憂愛一念銷鑠不得頃與允台聯進一疏斬補君德之萬一不知有何指揮方蹶蹶命耳彝仲諸人劄本讀來涕欲下其間辭意亦有默契者尤不堪戚戚也言之蒙採與否似關時運恐難容人力矣奈何奈何大臣疏辭一味未安不知畢竟如何誠非細憂只望僉賢十分謹慎以享調劑和平之福也

答李仲羽 辛亥

前書未及傳後札先至槩審已到嶺界凡百神佑慰喜之至豈是尋常南望馳神實不可堪 至尊之餘元非蓬華所當得而多事中念及曲軫感荷不勝言

同春堂文集
第人心不可二用知舊相問亦宜節之而一意賑事
為佳

答李仲羽 壬子

瞻戀政苦料外尚使至就悉多少情教欣慰如對無
以為喻雲舉中丞替我受譴愧悚何可勝言然非一
家私憂咄咄而已近聞嶺民稱左右必曰德方伯不
知何以得此於至愚而神者耶所謂喜而不寐者真
非虛語也幸甚幸甚古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更
望克有其終以副上下之望僕浮脹之病消減已十
數日人言此是生道而餘外諸證苦無收回之勢乍

歇乍緊沉綿彌留深恐不得更起為人也靜俟之而
已所幸閔女率其子女歸寧有日此間豈可無玉潔
公以慰我病懷耶深企深企 李公孫晚昌婿

同春堂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同春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書

答南雲卿龍翼○壬子

千萬意外承拜台手札仰審潦熱台侍歡仕履神相
勻福欣慰之至有不可以筆札形喻者僕往自暮春
新得死病至今五朔一向彌留方在人鬼關頭每思
南池舊游此生其可復得令人為之悽悵而已寄惠
藥料鄉村雖有所得豈有如許精好者耶極用感幸
但念此雖出於兵判之所相通而僕於此時何敢借
用於內局心甚惶悚殊欲奉還而亦有所不敢矣

同春堂文集
卷之四
答南九萬

朝奉極有餘情書來差慰俞令疏果有之亂後鄭愚
伏趙浦渚諸老疏劄皆有此論尤台與此令平日相
講已熟非一朝卒發之言想必有長思深慮者鄙意
固不無少異於其間者而又何敢以一朝之見卒然
立異耶切望諸賢亦姑勿輕動徐觀其畢竟勘定至
佳

答南九萬 壬寅

曾承在洛時手札且示疏本捧讀數四殊慰前冬未
洽之懷不省卽今方到何處竊思左右所受之任甚

重且難億萬蒼生之命都係手裏不知何以爲濟活
之策常謂左右於世務吏才恐不免生疎到此益不
堪相愛之憂雖然誠至而才發用是爲恃耳

答南九萬 甲辰

任吏之來承拜令情札不及開緘哀淚先零挽語出
於至情以賁泉路幽明之感何可勝喻而亦不忍讀
矣亡兒已入地中昨纔反哭失之矣情事益不可堪
奈何奈何似聞近日變異疊出上下憂遑煎慮豈勝
言所恃只今在言地必能隨事匡救感回 天心聊
以爲慰僕哀苦摧殘之餘再承 召旨惶感罔知攸

同春堂文集
措既不得上去罄討多少又不忍有懷不達方寫一
疏論根本之地不知其果如何不堪踉蹌之懷

答南九萬丁未

日者遞便承拜令情札仰審滿紙情教如對慰瀉有
不可以筆札盡喻者亡何聞有無妄之厄宦途榮辱
雖云例然然亦何至於斯爲之慨歎不能已僕年來
衰病陡覺摧劇自知在世難久任運乘化亦無可奈
前日所託文字極知非吾任不能開卷讀數行書已
至五六年之久尋常與人書牘亦覺索然而難寫况
如許忱請其何以爲副奉置篋中不敢爲把筆計向

間孫兒說令意勤懇愈至云顧念幽明有不敢終孤
者強勉構出豈有形樣只望覽了無掛他眼手寫之
教亦不敢負而老筆亡形至此看此足知僕衰敗之
已極也其初寫而棄者數幅亦并納一閱而覆篋爲
宜耳

似聞栢潭集有論 貞陵事其書方在高案云信
否可借示也

答南九萬壬子

別紙示誨不任感媿之至四月間大病方生自分必
死一念耿耿以爲猥受 累朝罔極之恩臨死不可

同有堂集
不一暴所懷敢以遺疏之例竊附尸諫之義本情則如斯而已至於言之不行固或料之而事之至此智慮之所未及自悼誠意淺薄運盡垂亡以至於此直欲鑽地覓死何可得也

答南九萬

垂死中幸蒙湖伯令監臨問得做佳晤說及台邊媿媿方切豈意台八月初五日書適及於此際其亦奇矣雖未能鼎坐披杼亦可為其次也欣慰之至曷可形喻仍想塞北秋晚台侍歡旬履公私大小皆得佳福益以為喜也浚吉自夏及秋病無一分蘇意別證

間出危惡轉甚衰年大病豈望復甦平生相愛如台監深恐不得更相見黔潭小亭無主亦可惜奈何奈何筆墨諸紙一一奉留第病得蘇安從事筆硯間恐不可望也

聞刑死者甚多設令各當其罪猶非善事况萬無其理令人為之感然不安耳

與宋道源奎瀾。庚戌

前書見否不知即今方在何處昨故君又移諫職君是科目中人玉堂雖不欲行公他職何可每辭凡有除拜不得謝命已多年矣豈非未安之甚今番則掃

除萬故決意上來肅謝至佳元仲舉坐在京裏而玉
堂不欲仕故推移前却自能好過君亦不須過慮也

答尹拯已百

銘旋改寫事備悉示意想哀自有父兄師友必廣稟
而善處之僕何敢容議於其間也第向來榻前說話
事意僕實詳知不敢不備陳也僕於榻前啓言尹某
平日不敢受官爵故死後其諸子只以生負書於銘
旋云官爵之書與不書固無關於死者而其在朝家
禮遇之意則似甚埋沒如蒙 特許贈典則必不敢
不書公私皆似得宜矣 上曰依爲之仍教曰此人

予常欲一見而何遽不淑耶其年幾何此是前諮議
尹某之父耶悼惜之意溢於辭表入侍諸臣無不感
激僕退謂仲初曰 上未嘗一見尹友何 眷重至
此初曰 上於疏章中見之豈不想知也云矣凡
贈職之規必依本職而爲之其超一階則例也超二
階則別例也本職與 贈職合書於一單啓下然後
合書於一教旨今此所 贈雖未知何官而其規例
則必如此矣今番之事實是自 上思賢悼亡申命
寵錫之意其與平日例受職名萬萬不同在後人之
道何敢辭焉旣不敢辭則於一教旨中用其半而舍

其半亦未知義理如何也鄙意先府君平日雖不受官爵而在今 聖上特命申錫之後則後人恐無可辭之理毋書生負只依教旨所書行 贈兩銜皆具書之於幽明分義情禮無乃為穩耶唯在諒處

答朴和叔世采○戊申

料外承拜華問就想秋盡尊學履佳勝良慰積阻懷
僕強策衰病蒼黃上來 國憂幸安而私悶轉切當
此 書筵侍講之日朝家屬望於左右實非偶爾其
在世臣分義有不可愬然者想舒卷已有定筭而區
區為公之意不能無庶幾之望爾

與李復初週擇之選○庚子

浚吉再拜誰謂人事之不可期一至此耶先大監卽
遠之日不得奉訣於江頭又不得操一文字以抒一
時之情哀哀此懷穹壤茫茫遙想襄事順成卒哭已
過僉哀孝履起居其得神佑支持否日夕悲念浚吉
事國亡狀狼狽蒼黃惟恨其不早決退以至於此又
未知先大監而在其以我今日事為如何也嘗與我
說夢而深憂遠慮由今釋之正謂此事悲乎悲乎兩
墓大字承命已久而在洛苦煩撓久未奉塞今始寫
深以呈可取捨之也

答李復初擇之

問開塋域祀土神後當有告先墓之事疑禮問解以爲祔葬先塋則使服輕者用酒果告之云云而此則非先塋將合葬先妣者其告文措辭當如何主人自告否亦以服輕者告之否雖主人告之別無哭泣之事耶

祠后土主人亦有自告之禮今告先妣自告恐不妨告辭當據備要所載略改措語如何主人自告則情理自當哭恐未暇問禮之有無也

問朝祖一節衆子別居者恐行不得但前頭發引

當過宗家洞口近處或暫爲回柩向宗家以當朝祖之意則如何

所示實有哀痛惻怛之意雖無於禮亦何所妨若所經稍遠則恐不必然如何如何

問明器下帳筭簣鬯禮家雖有不必用之說而全然不用亦欠存羊之意故前喪只略用明器下帳矣然朱子以爲某家不曾用今欲依此不用如何抑依前略用無妨否

明器用亦可不用亦可然依前喪所爲而爲之如何問挽詞退溪以爲納于壙中然累數十張厚紙納

之壙中似有所妨亦欲於墓傍淨地埋置未知如何或有藏之家中者此則如何

恐不必埋

問祭床倚子等物葬後則欲用黑漆者如何

家禮不用金銀鏤器以主人有哀素心故也恐當通三年看如何

問家禮祭祀出主時斂櫝各置一筭云而筭底不平有難安之患或用板造之如筭樣如何如示恐不妨

答李復初擇之辛丑

問練時衣裳備要据圖式以爲冠與中衣練之而衰裳則不練合於古禮亦自不違於疏家正服不變之文又引橫渠用練家禮小祥換練布等說以爲雖並練衰裳亦不爲無據未知何所適從備要亦無斷語今難爲之說然變除一節不得已用古而其餘則悉遵家禮可也練時衰裳古用大功布而家禮大功用熟布則此亦用練有據未知如何凡經傳並存兩說者應以上說爲從

問衰負版辟領古禮無去之之文而家禮始因溫公之說去之亦何所取焉

既有家禮以來雖與古經有不同者必不得已後或可變通如此等處何敢違異於家禮乎

問腰經儀禮用葛備要取而載之而卽今人家多不用之此殆不尚古禮而然也今欲用葛如何若用葛則去皮取白耶

古者無葛之鄉用穎備要亦可云者具存之意也然穎與熟麻非是一物也葛之去皮無文今用葛者皆去麤皮未知如何穎俗名於作外云與葛本不同問備要以爲腰經用葛則絞帶亦當用布云若用葛則絞帶亦將從古耶

備要之意以爲若用古禮變除受服則絞帶亦當改以布云今好禮之家多用布矣

問履古禮練後許用繩麻而今人仍用藁亦從古禮爲得否

用繩麻古也今用藁亦何妨

問中衣當初喪倉卒中徇俗用中團之制今於改製之時欲依古禮用深衣而第前後有異未知如何中團之制備要亦既許之則抑仍舊無妨否皆不妨

答李復初擇之

問婦人衰服準男子服以生布改制而以非長裙之制故無截之之事衰負版辟領亦同男子去之首經用葛絞帶用布屨用麻中衣禮書亦無可据而當初喪時製服者製為中衣如俗長衣制以為承衰之服閔東萊鼎重家亦如此為之練時取倣男子中衣例練之云此亦將依此行之未知果如何也

所示槩得之用長裙之制則依家禮截之固矣古衰之制則恐無截之之禮耳絞帶亦當如示布長衣似當依男子生布直領之制練而仍存矣男子衰服既依圖式改制而不練則婦人服亦當同之恐不宜異也圖式已有明文受衰七升總八升云云尤無可疑備要婦人練服條有稍麤熟布之語其上方論男子正服不練之意而此云爾似無曲折恐偶失照勘處可疑

答李擇之

問庶孽以最長房立祠於家以奉先祖神主其妻或其子死則其神主恐當入於祠堂而至於其母乃是妾則此則名分截然其在禮律決不可許入一祠之中似當安於別所其庶孽必欲同入一祠

則任其所爲亦或不至於大段不可耶一家有如
此事茲敢仰稟伏乞批示

承嫡者之母許入於先廟丘氏有此論老先生常以
不識義理斥之恐不可不謂之大段事也

與李擇之

今日筵席說話最多則應有誤須提示鐫責俾作後
戒至佳所論皆非等閒記事亦不可不十分慎密毋
有漏錯幸甚幸甚此紙與上下番遞看之如何

與李擇之

書成後別有餘意似聞吏民相傳左右刑杖其數甚
少而其猛甚酷人之致傷似多云不知其果然否果
然則恐不必然唯勿令傷人至佳只以宣布德意爲
主毋以見欺愚民爲慮大體所在似不出此左右始
初奉命如有一毫未盡之謗則豈不深歎病中每不
堪耿耿略此布之

與金永叔萬基

去留之懷直與江漢俱永亦何必言也書來副以瓊
章真所謂一唱三歎轉令客懷悽惋不能平僕昨昏
渡江投宿羅家庄宿患頭痛重發不獲已留調孱生
如許恐無報恩之日中宵只自泣涕而已唯期望於

同春堂集
左右甚不偶千萬勉勵以承家聲

與金永叔 甲午

墓祭擬備要問解兩書皆言期大功葬前畧行云而但以宗家重喪居正先墓皆廢之故不敢獨行於此而并闕之耶情勢似亦然矣然酒果單酌元非盛禮而居正與貞山處所亦異貞山諸墓雖遍行酒果之禮恐不至大段未安如何如何須酌處之狀草昨纔脫藁送之于京殊欲與公從容對討而勢未能也可歎

與金永叔 乙巳

靈泉奏効 聖體康安 回鑿之日髻白歡忭此豈人力天也僕忍死起居扈到成歡氣盡而止 聖教勤懇而終不得承命候望羽旄此懷何可以筆札形言諸公亦皆次第落後矣令弟魁科不足賀只以師門不落莫爲深喜耳

與金永叔

似聞金壽弘議禮書前冬始騰行於嶺中嶺儒輩因是鼓動將上疏專斥吾輩通文已行云前頭恐有大開擾深慮洛下亦有此聞耶令季學士固不識時宜而亦差強人意矣

與金永叔庚戌

伏聞 大昏已有所定此豈人力所與實是先世舊德餘慶有以致之盛矣盛矣承有贈言之教吾不知所言唯望左右謝却名宦舊途減却詞章舊習專用

與李彝仲 敏叙○癸卯

頃與尤台聯進一疏漸補 君德之萬一館吏來示劄本一通說是左右所草痛切明剴令人隕涕其間命意遺辭又多有默契暗合者尤不堪神會之感自與不當為者必自知之矣

惟樸辭拙語未足以與論於大方之家然中外協贊豈無感回之理區區日夕之望唯在於此耳

與益平尉 洪得箕

每於朝報中見有語及宮家事未必皆有干於左右而一念每用耿耿蓋愛左右甚故也切望以冰壺玉鏡自期盡擺脫之令諸家作為模範非私幸實世道之幸也

慰鄭宜寧 昌詩 兄弟 鄴之胤

浚吉頓首再拜言邦國不幸先大爺府君奄捐館舍承計驚悼不能已已念昔趨隅得望儀表實是賤子

生平之幸祗緣積病纏髓未克日掃門以償素願歸來餘恨結在中腸尚謂神明所勞杖履康健庶幾異時賴天之靈賤疾少蘇或可更尋前路以畢餘誨此情耿耿豈料天不憖遺華岳遽摧邦家誰依士林誰仰清議誰恃一慟之餘行自病也仍念僉哀氣力俱未完健荐遭凶禍其何以堪君子之孝不在滅性聖人之戒昭載典訓千萬節抑俯就禮制以慰門戶之望慕徒之懷千里含情末由奮飛雪涕南望愧古人以忸怩

答報恩宰李碩寬○辛亥

嘗見退溪先生集中有論此變處以爲朝家必改造下送而大祭已迫似難等待自縣官趁祭前改造似可云云無乃與此相似耶但貴校事則日子急迫雖欲隨便權處其勢亦難周旋如以紙榜標記先告事由於大聖位前而行祭如舊祭訖焚之以待朝家處分或不失處變之宜耶此亦臆說不敢自以爲是而是非間祀事迫在明曉今夜又已深矣此便必未及歸奈何若其廢祭之論似可疑若變在於大位則固然而今以下位之變至廢祭於大位恐無是理如何

答尹剛伯柔○辛巳

同善堂文集
凡祠宇之制槩是五架惟當就此而量宜隨便處之耳兩齋之設亦何所妨祭祀時諸儒亦不可無容接之地恐不可不設也位版諸式書上此式似出於五禮儀幸更細考如何諸位稱號恐不可他稱勢當以爵書之稱某公未知如何此地曾爲李正宋主簿兩忠節建祠亦書單銜別號稱某公耳惟當酌處排設次第實涉重大以職列坐固不妨然仙源相公以其齒爵暨其成就奉以主壁亦何不可之有惟在廣議善處大槩此事企待已久今聞論議已完曷勝欣慰扶樹國脉必賴此舉何幸何幸第未知孰主張是如

許重大之事決非一二人所可擅斷切宜廣詢博訪十分恰當無令有後悔也鄙意雖武夫悍卒苟以節死者宜在醜食之列如云屋宇難容微賤難升亦宜設祭於庭階之間如錦山義冢之例誠不可草草苟且使忠魂向隅滿堂不安况如清介儒生雖無爵不在微賤者耶且恩津居金佐郎秀南亦與仙源同死者而以鄉人之故昧沒不顯云亦可歎惜未知其地人無能道其事者否

與鄭鳳輝道應○癸酉

浚吉白別後一念何嘗不懸懸於左右也卽此霜秋

乍寒未委外姑氏氣候比前如何其有向蘇之漸耶
哀氣力亦如何其得免疾恙饋奠之暇得以從事於
學問否每念外舅氏病中所以屬哀於僕者不翅丁
寧而相距稍遠彼此勢不得相隨中宵念及實切悲
歎一家所恃惟哀一身千萬勉勵斷以古人自期毋
怠學業日新又新語默動靜之間罔或少忽以爲正
心修身之基實是門戶之至望而僕之所以望之者
尤切耳所課書徒亦可寄示也

答鄭鳳輝 癸酉

墓祭事新墓則喪人自當以喪服親行其他諸墓則

使族人行之而只一獻不讀祝可矣

答鄭鳳輝 丁丑

浚吉白時事到此痛哭何言直欲逆死無聰而不可
得奈何奈何亂離之餘音問頓絕兩處生死亦未得
聞苦鬱難堪忽承哀札就審還集故土稍慰此懷生
變初興疾奔竄於安陰此地有所謂月城者形勢似
好或可爲過夏計故略構數椽耳先稿今已取來極
欲奉還而路遠未易須送伴輸去如何脫或有急欲
藏於上頂巖石間耳只冀常加警勉毋墮舊業

答鄭鳳輝

秋入窮山客意轉苦瞻言商顏耿耿于中矣得承哀
札就審涼暑之交孝履諸况俱得支安欣慰之至先
集病未自寫不免倩人只寫封事一冊今承哀教敢
此封還倘復寄來則欲謄留一帙也日課曆書姑留
之以備撰譜時考据思問錄本草亦留之盖方閱禮
記有所攷故也生學業荒蕪無以副先正獎礪之意
所望者惟在哀耳

朱書果能精研何喜如之但在沉潜熟復體認踐
履之如何耳

答鄭鳳輝

示吉祭今喪則似無遽遷之禮但三年之內廢四時
祭故禫後踰月而吉祭鄭氏所謂當四時之祭月則
祭亦不待踰月熊氏所謂不當祭月則待踰月者皆
謂此也今禫在十二月待正月行之似得禫日祔廟
之節儀節詳之有云若父先亡已入祠堂而後母死
只告先考一位其祝曰云云隋年號也茲以先妣某
封某氏大祥已屆禮當祔於先考不勝感愴餘並同
云云指謹以酒果用坤虔今當以此為據矣新主前
亦略告今日大祥已過即當祔廟敢告云云如何此
則昔年所行之節也朔望祭禮依前行之可也禮所

謂士月半不盛奠者是指喪內而言耳

答鄭鳳輝 癸未

大夫之祭云云此禮固可遵行但君家祭事當用士禮不可用大夫禮蓋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聖人制禮然也士總不祭此固禮經之訓然退溪先生有不必然之教豈古今異宜故耶曾聞諸老先生之教以為總小功成服前雖忌祭可廢成服後雖時祭可行但受胙不可行云鄙家每以此遵行然禮曰士總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禮之祭酌幽明情勢纖悉曲盡如此如朴氏家喪在君雖是總服

而以所祭言之實是重服祭以平昔友愛之至情奠前時祭廢之恐當愚之臆見如此家禮圖誤處甚多不暇枚舉如所示兩服其誤無疑當從降一等似是

與鄭鳳輝 甲申

天下事聞來膽裂人類自此禽獸矣痛哭而已年譜曾已始手而癸亥以後筵中說話無路考載欲埃相切人人政院謄出然後脫藁耳 國朝儒先錄須具帙惠借

答鄭鳳輝

音書久斷瞻戀方苦千萬意外忽見舊蒼頭來傳華

問且對孫上舍細叩比來侍奉學履之詳欲來還停雖甚悵缺此亦足以開慰病懷非偶然也僕一味沉痼秋來添有風候左邊常覺虛寒牽引語音亦似蹇澁可憐可憐文集梓行頃作書于陝丈矣聞諸丈已先圖之幸甚但此時公私財力蕩竭其何以措辦可慮酌海如得印出實斯文之幸也

與鄭鳳輝乙酉

先集沈丈所抄一以精約為主甚善其去就之間必皆有意存焉第未知自它眼看之更以為如何也曾聞蒼石所論則謂愚老之詩皆待境而作無可棄者

云而今棄者甚多或作別集隨後追刊亦宜否惟在量處碑碣亦似精當但穆陵遷葬誌文實朝家大文字不錄未知如何申習讀墓誌乃是平日常自稱道之文棄之亦未知如何宋監察墓表亦經沈丈所抄否上金招諭啓乃舉世傳誦之文庚午會試策題其論心學甚精可問之韓光甫家此兩作似不可不錄且選書之法或以文或以義或以事實當并行而不可闕一如奏文兩度及姜王兩詔使回帖及陪遊諸律恐皆不可不抄檢察號召兩使時狀啓諸文無可抄者否鄙意如可惹鬧起爭者一併去之恐當

答鄭鳳輝已丑

國事罔極夫復何言僕再承一召旨又有給藥異恩而未由自力方陳疏竢命若未蒙許勢不免一行矣出處不可謀於人亦非人所能謀胡康侯所論誠善喻也况僕自謀不暇何敢為君謀耶然重選之地卒然承當實非草野小臣所敢搪突者姑以親病呈狀不得免則上疏陳情又不得免則臨發引赴謝過卒哭觀便而歸設或得請發引時往赴前銜之列似不可已未知如何

與鄭鳳輝

別後瞻想苦不可耐頃有一書來自懷鄉極用欣慰僕尚此濡滯盖緣陳乞榻前上章乞退不翅頻煩而苦未蒙允許遁歸亦甚未安故遲留至此而聖教既令春暖往來歲翻當即南歸耳左右好歸極善但辭狀何至今不來速送至佳洛下文象不欲多言萬斛龍驤無人主枕不知浮泊於何津耳

與鄭鳳輝丁酉

外舅氏謚事如趁此時圖之似好而謚狀不知屬之誰手鄙意須將吾所草行狀送之宋英甫令公若速就則自此可以寫進未知君意如何

與鄭鳳輝 戊戌

頃自廣陵歸入侍召對啓言頃日鄭某待送之舉甚好臣願為鄭某不願為趙克善 上曰鄭道應其情勢甚可矜慮或有後悔故許送之仍啓此人即小臣一家人自是佳士亦無高尚不仕之意有老母在堂官資雖未及於守宰如察訪等任實欲行公頃年銓曹知其意除其道內察訪欲為肅謝入京而亦以痘患未果其情勢良可矜 上曰如其鄰近守令則似好矣

與鄭鳳輝

謚狀事僕在京時欲及周旋一邊通於公一邊請於尤菴令公使撰文字矣文未就而僕歸鄉文已就而君書至矣其文以吾觀之似無未盡者君見以為如何若不欲用則吾不必強之若欲用而有欲改定處則可往復也

與鄭鳳輝 乙巳

音書久阻戀想不可言即惟向熱閣衙政履勻安否南望耿耿溫泉 行幸實出於萬不獲已而收効神奇 回鑾在明 宗社臣民之慶何可以筆札形喻僕新病纔間晚赴 行朝 聖諭丁寧使之隨扈而

同春堂集卷十七
病甚恐不能也惶悶惶悶到此得與呂吏部相接殊以傳謚事有約未赴為恨即今重服在身傳謚無難而叅宴未安云僕答以宴時姑停樂數三盃後起出令本家任意榮樂無不可云諸議亦多如此呂有勉副之意矣君須委伴相通與之約期似宜

答鄭鳳輝丙午

思問錄豈不切實於後學而曾見其但有所論禮記而已餘皆未成誠為大欠養正篇曾知其欲刊而何無消息耶在洛時見洪相則語及文集歎歎不容口矣但其中禮疑答問處不無去取未精者可歎

答鄭鳳輝

家禮禫祭條不計閏一欵誠似可疑曾聞外舅氏之教以為禫不計閏在禮無義當以張子說為準然其禫祥之祥字又却可疑恐是衍字云廣質禮師其論皆如此今不敢別生見解蓋中月而禫王肅之論實是禮之正者從鄭從厚雖不可已若至於又不計閏拖過兩月則無乃已厚而或與禮之本意尤遠耶且家禮所謂不計閏安知是通論自初喪至大小祥禫前後月數初非祥禫間亦不計閏之謂而不及修正使後學未免起疑歟張子說固可遵行唯祥字說不

行疑爲行字者誠是或者又謂安知是禫祥間筭間之謂而祥字或有義非行也云毋論一字行與否禫間之當筭則自如也

答李養以之瀛○丁酉

一味瞻戀何日忘之只緣各抱癘疾無計替盍令人爲之悵然而已料外承拜情問滿紙縷縷圭復再三如對慰喜僕尚此未歸憂愧百端示諭誠有過於實者尤不堪縮恧尤公赴召無期良可鬱慮俯示用功爲學之方不覺懦意自立歆聳亡已然在賢者今日調息之道恐所謂屏人事捐書冊專精神近醫藥爲

答李養以已亥

急務而其治心病之方曾見退老書中委曲纖悉如所謂平平存在略略收拾卽其要也幸更考之
素饌之祭不知其何義豈國恤卒哭之前備肉饌不便故耶鄙家從前不敢備禮只用單酌略行之而已居父母喪者平居及出入時捨私服則當著何服耶此實古今異宜處大小祥曾見諸長老退行於卒哭後蓋是酌古今而行之也如何如何

答李養以庚子

承慰不可言壬午封事中一款可疑誠如所示朱子

又有一說云中庸明善惟精也誠身惟一也大學致知格物非惟精不可能誠意則惟一今載於心經附注似與封事中語有異無乃心經所載是後來定論耶未可知也昨日所論方與任事諸公消詳而不無逕庭可念自上忽有力疾親禱之教此憂殆有甚於旱矣

答宋文甫

虎吉

問中殤孫女爲祖母服七月而除之乎雖服除之後參朝夕上食則哭泣似不當廢而終三年哭泣亦似無節未知如何

殤於長者喪雖有遞減之論至於祖父母服則以期爲節矣三年哭泣雖過恐似不妨

與宋伯興

奎楨○丁酉

先師謚號若令門人私議則惟純元字庶可形容道德氣象吾輩之意本然也向來一家人傳完台語云老先生謚則通彼此似無異議云故專以此爲恃且謚事誤認玉堂東壁主之餘負不爲干議又聞大受年來多在廣鄉故曾不以爲慮亦不曾與爾與持叔輩說及蓋欲一付之當事者善議而已暮春間完台書來文敬當爲首擬云而不言其曲折如何吾與英

甫相咤此必越人有難之者仲文若在必不至此完
台於世情亦猶有不密者無足深恠俄有人來傳大
受之論然而爾實贊助之云則愕然失圖殆不能為
心於大受亦欲垂涕泣以道之况於爾乎茲送責書
矣前月念間李咸卿副學歷吊板橋吾亦欲聞此事
力疾往會副學細言其時事狀且言大受謂鄉意不
能知可鬱問之吾弟亦不知有一士友新從鄉來或
可知當問之翌日以一無名書見示其書辭今不能
詳記而大意以為所論精當鄉意亦必怡然怡然或
無他吾
跡未云故吾亦信之議遂定其書末有明欲肅謝願

借朝服之語而翌朝分發見爾肅謝故知其書之為
爾也云矣爾之純愚於答閔君初無所擇固也閔君
之出示其書於他人吾所未曉豈爾書或有合於己
論而然耶無乃鄉意必恰然等語或非妄傳也耶若
然則人言不可得而辭也後便更示之大槩大受之
取捨兩字其意何居如有一毫貶抑之意而爾干於
其間使其論得行則雖出無情而爾罪不可勝贖爾
之罪即吾之罪蓋爾與我痛痒本相關而拙作謚狀
必不能形容盛德以致如此尤不勝痛迫戰掉之至
自有此事以來眠食為之不寧及聞副學言且見大

受與爾別紙則事固不幸而皆出無情爾與吾或庶
幾免焉吾語副學曰始聞大受之論不無恠訝今聽
令言頗釋然云則答云不知令公何苦而不信大受
大受之意千萬無他吾與大受終始同事元無間然
云矣吾與英甫請之曰非敢以敬為不美只是先賢
氣象規模各有所著題者不宜苟然為也朱夫子之
謚初議有不允於衆論者故覆議而定以今謚今亦
依此覆議以副僉望云則答以當入京相議云其前
吾作李學士錫爾書請姑遲太常之會以待副學之
歸且通此意於完台而皆未及見報不知諸論更以

為如何也今所望於大受者惟在於覆議一款爾亦
見大受力為之請以為贖前罪責後効之地千萬之
望也

與宋伯興癸卯

偶作此行到後穎失君美到離岳失子琢兄弟到大
谷聞徐姑訃蒼黃而歸人世事一至於此尚復何言
謂與君相會而竟至交臂亦堪一歎聞方受針針端
如毫芒氣出如車軸古人所戒不可不知也

答宋伯晦奎光○丙午

季公歸得見情札仍叩新益諸况之詳如對之慰不

同春堂先生集
可言第聞居處飲食甚薄奉侍老親恐有不便深慮
深慮然勿生厭心隨事加勉至誠奉公也此間今日
行禫喪制畢矣痛愴無極鷄酒之貺承領亦不須念
及此等事也

與金晦叔震粹○壬寅

聞君洛行在明病未相別不堪悵戀禮節之間言行
之際千萬戒慎使人稱之曰君子之子不勝幸甚敢
以此爲臚自餘尊堂必能細教耳

答黃周卿世禎○甲午

問改葬時有服之親只爲素服而已耶據丘儀更

加布巾耶然服有輕重布巾之制似不可一施未
知如何改葬靈座之設亦當依初喪而但無魂帛
無神主則只設卓子而不設倚子耶抑並設倚子
而爲虛位耶靈牀亦當設耶上食亦當設酒耶有
吊者一依受吊禮爲之耶

古人吊服皆加麻今難一從古制改葬時諸孫以下
及服重者依王氏丘氏說布巾加麻似佳餘不可一
槩論倚子並設爲虛位靈牀亦設爲宜上食設酒何
可已耶吊禮亦不可一槩說親戚情厚者外恐不可
一如初喪

與黃周卿乙未

別紙向來云云毒凶之說更思之必非妻父所干無疑蓋牛溪先生易簣在於戊戌其在世時實未聞三司因獄事侵辱之語至辛丑始醜詆狼藉矣妻父自甲午至丙申三年在三司其時固有論啓松江之事而牛溪先生方在世元無侵及之語其劄本皆在遺稿中丁酉出為嶺伯乃為仁弘所噬至癸亥反正始復入三司毒凶之說必是辛丑三司之論在外人雖欲同察得乎情外之言雖百車固無損於地中然事理有不當然者且吾儕論議不可失其實而有

所激也其說方在政院更考實不難早晚當知鄙言之非誣也

答黃周卿

新年百感書至稍慰吾固已矣君亦中年承有奮躍意良喜然古人所謂一時意氣易得消散者可懼也閱疏披讀奇才奇才亦恨其出太早未充周也

答黃周卿壬子

問有先葬父者後遭母喪改卜新山欲為合葬則葬時當服改葬父之總耶當服母喪齊衰耶其發引與下棺似當依並有喪先輕後重之禮而其虞

也亦當用先重後輕之禮耶母葬題主後卽爲反魂行虞而父喪依丘氏改葬儀成墳後始行一虞於幕所而已則是又母先於父也安在其先重後輕之義也一幕兩設靈座而置柩以西爲上耶總至輕之服也當服齊衰以行事師說以爲下棺則當先輕發引在道則當先重云母喪題主後卽行遷父之虞次反母魂似宜鄭氏云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據此則各設恐當西上固然

答黃周卿壬子

日下消息愈往愈驚不知竟如何出場雲之所料亦不爲無理然一付之時運人力何與焉只宜靜候之而已昨見尤相所進疏本其言頗多足慰人意似是哀誠心感動之致爲之歎歎

答黃周卿

童服曾聞諸老先生以遞減之論爲是但於祖父服則依孫女出嫁以正統不降之例服之爲當云矣

答玄生象規

問禫祭下註父在則嫡子爲妻不杖不杖則不禫父歿母存則杖且禫又曰非宗子而母在者杖而

不禫云宗子而母存者尚且禫焉則非宗子而母在者何以不禫乎願聞其義

宗子事體尊重故母雖在得為妻杖且禫也非宗子則有厭降之義耳

答玄生

問 國恤三年內士庶家親喪禫祭可行否

亡論古禮如何 國恤卒哭後大中小祀併皆行之則士夫家禫祭何獨不行

問禮士為妾總為庶母總大夫為貴妾總為養父母賤人亦降而不言賤產孽屬降服未知如何

禮家之論元無嫡孽之分豈天屬之親無間於貴賤故耶

答李子固 基稷○戊申

日者雙璧遠訪於寂寞之濱至今銘感在心情書又墜欣慰尤至此間自聞沂相凶問公私長慟忽忽益無意於人世也洪帖經年撫玩欲文則溟翁脚下難着語欲書則諸名筆又可畏每喟然興感而已數日前宋基泰以左右之命持納於其嚴府茲令來使往推以去耳

與卞生 尚曾○丙申

昨奉忽撓未究積阻追思耿耿今日行旆定還否不
得更拜只望珍重院議謏寡孤陋未有以副僉尊盛
意惶愧不可言蓋以世代次序爲重者慎獨之論坡
院然也欲隔截兩間以倣古者東祀某西祀某之意
退溪之論星院然也惟在僉尊更加博詢平心叅量
以求至當之歸千萬幸甚昨答貴院書忽忽有未詳
盡者敢此追申於左右

答卞生

貴院事以僕孤陋初間不合開喙只緣左右深問不
敢不陳以致紛闢悔作不可言但聞李上舍厚淵氏

日者以此事私問於宋哀英甫英哀以一家之故不
敢終默出示退陶答李子發書以爲在今栗老當寒
暄牧老當李文烈云則其言與鄙意豈有異哉而李
生傳說不免有誤轉輾增附以是轉報於洛下諸卿
相仍成定論云未知此間其果不虛否果爾則其所
定之是非得失姑置不論惜其思之不長有不厭於
遠邇聽聞也然李生良直有素似不空爾無乃人言
誤耶昨者趙柳兩君來訪又有所問僕謝不敢知但
語之曰論議紛紜如此莫如姑退享期更加博詢廣
議於諸士友詳審孰講而處之爲宜云則兩君答以

通文已發難止云未知此事將如何歸宿耶

與尹子由以道○壬子

向蒙車馬辱訪於數百里之外自非至該何以及此感幸迨切只恨病裏神昏氣憊不得穩做佳晤也即惟還官政履益福似聞其近地諸儒將有陳疏之舉通文已發云不勝驚駭鄉曲之人不知時勢欲作載禍相餉之事望尊出力勸止不但開諭邑子凡與相知委曲陳說或得動聽則其幸可言與牙新兩守通議周旋尤所望也

與金廷叟壽賓

尹時為稷山宰

先人樊廬有所謂挹灝亭者亭下又有小屋數椽仙源大爺用大篆寫亭額命其小屋曰望辰居而以八分寫惠字樣如太古亭真傳世之寶也丙子之變亭額保而八分灰矣向對益山令公說此事相與悲惋請以繼寫既諾而未及焉良可愴然今以告于左右須速精寫以續舊蹟不但為鄙家之幸而已也且亭額之末用溪翁墳書圖署而溪字水邊刻工失之深可痛也其圖署左右必有印藏者如蒙摹惠全圖使之補刊尤幸

答趙雲老景望○庚戌

向來遊從真成一夢追思耿結何可忘最是仙區精
舍森然在眼中不識此生其能再到其間否優中承
情札稍慰餘懷僕僅僅生還實荷 聖恩而百病添
劇方此委頓可憐可憐迷孫承學有課否專恃善誘
而開啓之耳

先生孫炳
巽為趙賢

與朴子玉

世振

歸家悄然無以為懷不料菊盆忽至黃白絕可愛一
年秋邑其在斯矣驚喜實非尋常也

答安聖休

相憶○癸卯

宋東萊碑事乃是榻前定奪之美舉尚爾遷就雖

緣歲歉極可恨也望大府與新伯相議亟成之亦一
事業也此意可轉告也

安公續時
為西原宰

答李重卿

相吉

兼示金生

守煥○戊戌

料外得僉書驚慰不可言况聞泮寓學履勻勝益以
為喜僕衰病日劇餘生凜凜而陞擢之典又此混及
媿懼不知所為尹疏良可痛駭然自有朝家公議君
輩何必為越俎之事以益其閑耶切勿妄論惟靜默
讀書區區之望也士悟而重相繼淪逝痛矣奈何

答李重卿

庶子為嫡母父母小功禮有明文其妻服則無別著

處然似可以為夫之外祖父母者旁照也且母不出則為繼母之黨不服禮也

答李重卿

文義所詢昨因其胤略聞之文與永所遭均是期大功未葬依栗谷所教墓祭忌祭用單獻略行似宜禮云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此喪若不在同宮則文衙略行恐宜不必移行於永衙如何如何若有同宮之嫌則移行於永衙亦宜惟在量其形勢而為之也

答李重卿

方欲拜而未及情問先墜慰喜倍常僕今日擬早發

而朝食無糧尚未舉火可笑可歎欲寫辭職疏翼也如不能則當送馬邀君也

答姜再明文星公著文明士仰文斗子長文井

令季小祥伯哀為主人無疑除服之節來教得之家禮所謂重喪並指斬齊而言亦似無疑耳

未沒喪而死者先儒謂當於葬後用肉祭據此則令季既先死以神待之日月已久恐不待大喪卒哭之後而當用肉祭也況今卒哭已過似不宜用素如何昔歲金承旨兄在憂中欲依朱子略做杜注之說及栗谷所論行時祭於先廟與凡筵僕以為朱子之教

同春堂集卷之四
前後似異雖未知孰爲定論而揚氏既并引諸說而斷之以夫子之所自行其言甚明其禮甚順况喪中行盛祭畢竟可疑并行於几筵尤屬可疑何必捨明白易順之教而從疑晦難知之禮乎反覆論難終未能爛熳同歸今承哀示想金兄終不以鄙說爲然也未知其如何喪中祭先之禮先儒所論謹寫一通以備僉哀參考

竇文卿問夫爲妻喪未葬或已葬而未除服當時祭否不當祭則已若祭則宜何服朱子曰恐不得祭某家則廢四時正祭而猶存節祠只用深衣涼

衫之屬亦以義起無正禮可考也忌者喪之餘祭似無嫌然正寢已設几筵卽無祭處亦可暫停也○家禮附註朱子曰薦新告朔吉凶相襲似不可行未葬可廢既葬則使服輕者或已除者入廟行禮可也四時大祭既葬亦不可行如韓魏公所謂節祠者則如薦新行之可也又曰家間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蓋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惟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又曰喪三年不祭但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絕

於口其出入居處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遽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為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竊謂欲處此義者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卒一一合於古禮即廢祭無可疑若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尚多即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可以略放左傳杜注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

左傳僖三十二年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

特祀於主丞嘗禘於廟杜氏注謂此天子諸侯之禮不通於鄉大夫蓋卒哭後特用喪禮祀新死者於寢而宗廟四時常祭自如舊也 ○楊氏復曰先生以子喪不舉盛祭就祠堂內致薦用深衣幅巾祭畢反服哭奠子則至慟 ○栗谷先生曰朱子之言如此未葬前則準禮廢祭而卒哭後於四時節祀及忌祭亦際使服輕者朱子喪中以墨衰薦于廟今人以俗制喪人可行以俗行薦而饌品減於常時只一獻不讀祝不受胙可也 ○龜峯答栗谷曰卒哭後生布巾衣薦于神主大違禮制生布巾衣極凶之製也時祭極重之吉禮以凶接吉古無其禮何況今之生

同春堂先生集
布巾甚無謂又無制度既脫衣冠而只著是巾則是免冠而拜先祖會合之盛禮也安有是禮朱子以墨衰行禮者是不忍以純凶而接神明也古人之服中行祭事其禮非一如朱子之使服輕者入廟行禮及橫渠之遭期服三廢時祭而使竹監弟代之以竹監在官無持服之專故也先賢處置甚有曲折伏望深思刑定勿容易幸甚○昔年僕在憂中問於先師曰葬後廟祀用布直領孝巾似未安家禮墨衰可復於今耶且近世不行卒哭受服之禮不可以成服時絞帶入廟當用何帶耶答

曰當用直領孝巾行祀此外無他可服墨衰是晉襄公伐秦之服而朱子時因為俗制本非古禮不過如今俗所謂深衣而已頃者禹公性傳問於退溪欲復之恐不穩當絞帶入廟果為未安別具布帶似或無妨

答李輝古 光迪○己亥

付紙題主恐無古據雖不免失之於前而今可改之於後矣但既反魂行虞卒哭等禮則何可追題於墓耶須於朔望時具由告辭去其紙書而并陷中題寫於几筵葬事則只依遷葬之禮行之恐是處變之道

如何如何然皆出臆說不敢質言

答錦山守李最○士子

自外返柩之禮行日但設朝奠至葬乃設祖遣奠司馬公所論與丘氏儀節皆然但此謂喪發於逆旅歸殯於本家者也想今日令宅形勢似異於此官次非逆旅山所非本家而况今幽明南北之行相分於此則祖遣奠皆行之於此以送之窆日只告辭而行之無乃為穩耶若然則似當於祖奠時具由告之唯在然量以處之

答洪國寶錫龜

問宗子有居謫而喪其妻者次子適為邑宰以家無主祀之人權奉家廟赴任宗子妻喪卒哭已久矣而妻主尚未得祔禮過時不祭如禘祫等大祭亦不以過時而廢焉祔祭雖非禘祫之比而因一時事勢之推效終至廢而不行則妻主無由以入廟待母喪之祔因禘祫起義而祭之於祖以妻主祔廟則未知如何

誠是變禮不敢臆說但過時不祭於禫亦然恐不可引禘祫為證母喪三年後祔廟時具由告辭而並祔妻主無乃為穩耶廣詢知禮君子而行之至善

答崔道卿 碩儒巨卿 碩英○戊戌

問孤子等丙申正月初五日遭嚴親之喪伯兄在遠奔喪同月二十四日成服矣及丁酉受練考語類親喪兄弟先滿先除後滿後除而曾聞慎齋先生與人言或宗子在外聞喪而若十餘日相先後則在家者隨宗子偕除無妨故二十四日適當伯兄成服之期且是丁日練祭退行於此日孤等與伯兄同時受練此是變禮當時未能更質師門只據所聞斷以己意而行之後來却不無疑今當大祥不知何以處之伏望教示

在禮凡喪變除但以月為計未聞有計日者在外聞訃在於踰月之後則練祥退行固也若在同月之內則古人練祥卜日而進退行之要不出是月而已今何必創為計日之禮有所先後為哉

問自祥至吉有六變服之節家禮祥祭服黻色云則祭時著黻色笠祭訖當著素笠耶

從祥至吉六變服之節古禮則然而今既不能盡從無寧從俗白笠為宜否

答羅遠而星遠

復中得前月廿八書知暑令侍奉學履勻勝為之欣

同春堂集卷之四
喜第前書時未承領恐作浮沉可歎此間漸悴日甚
殆無一日安苦惱奈何令姪與朴生世樑同學勤讀
稍可慰懷不知左右勤勉不輟果能日進否病中百
念俱灰惟有朋情耿耿每願諸君日月征邁以底崇
廣芸人之譏豈得免乎自笑

與羅濟伯弘佐

嚴沍侍奉如何似聞君近頗誤入專廢學業至作青
樓之行夜以為常云不識其信然否聞來愕然失圖
不知所以為言羅氏門衰先公之遺體只有君一人
慈闈之日夜所企望如何知舊之所期待如何君非

暗庸之人豈不知此而一朝誤入如此者何歟誠是
恠事此實無父兄以教導嚴責之故吾知先公之靈
必痛泣於冥冥之中也老生事同一家有聞不忍不
言須速惕然改圖痛自悔責母踈琴瑟母廢書冊絕
勿出門外一步地以慰慈闈之心以毋貽老夫之羞
至佳如其不然則他日勿復見老夫也撥置下來與
夏兒共處讀書尤佳耳

答李士修思永○庚戌

懸戀方苦承此尚問就審陡寒侍歡政履勻福慰不
可言各種珍貺軫念懇曲豈不感荷第既歸家粗有

庚癸之資則與左右所惠之意相違以古人辭受之道言之似不當受而不敢為不恭留作後日之用可笑可笑雪寒甚加愛

答洪寬甫 碩普○戊戌

今日不得見方以為戀書至差慰當歸酒甚喜甚喜且有感於其名歸思一倍無乃贈之者亦有意思耶
歌歌

答趙光甫 持謙○辛亥

浚吉涕淚言自失先大監身無所賴心若有癡惟願過化相隨於泉下而不可得思欲頻數通問於哀座

以續舊好而路遠僂稀雖遇僂阿堵常苦書疏甚懶亦未果也有時思來北望雪涕而已不意遞中承拜哀惠札滿紙情辭令人悲咽仍想庚炎歆絕孝履起居神相支持稍以為慰也書中說夢益不堪愴感悲涕此事豈敢少忽而竊觀先大監之意常欲得佳兆遷奉故謂於大計既定之後方可誤成也今承哀示不覺戚戚於中也稍竣涼生收召魂魄庶副幽明舊約豈煩哀遠勞申請為哉可休慮也惟冀饋奠之暇益究儒家事業以承先業

答洪叔範 得禹○丙午

同春堂集
續承情書開慰十分况聞大夫人舊患已安益切欣
賀嶺疏之出實關時運幸賴 天鑑孔昭痛辨邪正
無復餘蘊此豈但吾輩得保首領為幸而已耶聞君
作疏頭心甚不安其文出自何手而批辭又如何漠
然無聞不堪鬱慮想 兩殿動駕已有日而凡報苦
未聞大府必隨 駕而左揆老爺大病未蘇依前留
都耶伯氏隨 駕耶幸須示之吾方擬進待罪疏不
敢為起居 行宮計矣

答洪叔範 壬子

栗谷先生遷葬事曾已與聞但向年僕差祭 寧陵

而歸榻前力陳堪輿家事雖未詳知而 遷陵則決
不可云云於 君既如此則於師又何異視焉此吾
所以難言於坡山事也以是每以不知答李厚時之
問使稟於他處以行之矣

答趙子直 相愚○癸卯

周禮司几筵云每敦一几鄭註云雖合葬及同時在
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云云據此
則並有喪者几筵各設宜矣雖同奉一堂同時行奠
亦須各設床卓中間用帷屏以隔之以存異几之義
異時練祥等祭亦無相闕難僂之事矣如何如何

答趙子直 己酉

復中得承情札喜聞炎潦侍奉佳福且方有叫聞之舉為之聳慰已第未易得請連章幾度而後已耶極用奉念僕歸後疾益甚神氣昏憤若在醉夢中憐苦奈何前書時未得見洪君何以不傳可訝啓聖廟之論自在先朝屢發於筵席而國家多虞不敢直請新制每以待時為說所謂時者豈亦今日耶第未知當國之意如何也此事只當據重峯先生東還封事中所引而為之延平從祀事滄洲釋菜之典實是大證餘外未能詳亦不必太拘拘也

答趙子直

復中得書喜知新春侍歡學履神相增福欣賀不容言僕衰病添齡只益悲慨奈何所諭令姪記行文字僕何敢辭只以年衰文拙親舊間如許忱請一例謝却然試以狀草投示如何當加商量也

答徐季昭 晉履

問凡亾人三年之內遭父母之喪者雖在異室成服之前則固當廢祭而成服後朝夕上食用肉乎用素乎必有先正議定之事幸須示及

父母喪三年之內子死則葬前用素虞後用肉即先

正之論蓋虞後則以神道事之也卒哭既過神事已久而始有父母喪則象生用素恐或未安

答閔士昂 秦重○壬子

問小祥若用葛經則絞帶當以布爲之而無葛代以熟麻則亦以布爲帶耶三重四股之文只施於葛經否

無葛則代以熟麻例也絞帶之用布要經之三重四股葛與熟麻何別焉

答閔士昂

問冠禮初加若無深衣諸具則當代以時服未知

以何冠何服代之再加三加亦用何冠何服耶若無深衣諸具則用直領道袍某冠等似宜再加用笠與紅團領三加用頭巾黑團領如何如何

問亾兄葬事定於來月十三日當初權厝之日一用葬禮則今當以改葬之禮行之未知朝夕上食並設於靈筵及柩前否

並設恐不得不爾或有只設一處者似未安問三年內朝夕上食既曰象平時則祖先忌日用肉於靈筵有所不忍未知如何

雖喪中死者虞後則待之以神道用肉祭之先輩之

論然矣以此推之祖先忌日恐不必用素如何如何
問靈筵朝夕哭雖無拜禮往留墓所朝夕哭省則
似異於靈筵空有拜禮且小祥後雖止朝夕哭於
靈筵省墓之時則自不得不哭未知如何

然

問遷墓祭告時奉出所當遷墓之主於正寢而考
妣各葬只遷一位則就祠堂啓櫛而只出一位主
否

恐然

答高汝根晦○丙午

山齋電奉至今有餘情便中承拜遠書就想年來處
靜勤業且資彊輔不勝瞻羨之至僕衰病日劇無復
言者遠路過從不易但祝日新富有以副相愛之望

答李晦仲永輝○壬子

嫁母出母之服自有定制恐不敢然以他論第雖不
敢為三年喪而齊衰杖期之制如父在母喪之例又
何可不許也方笠或平涼恐皆不妨也庶子為父後
者服其母以緦其餘庶子未聞以嫡母之在不在而
低昂其服也

